

2009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③辑

主编：陈志伟



请让我遇见 起初清水般的你

饶
维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请让我遇见 起初清水般的你

饶
维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请让我遇见起初清水般的你 / 饶维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 陈志伟主编. 第 3 辑)
ISBN 978-7-5482-0159-5

I. ①请…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4005 号

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第 3 辑) · 请让我遇见起初清水般的你

陈志伟主编
饶维著

责任编辑: 于学 黄河飞

封面设计: 张丽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广东世汇商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159-5

定 价: 120 元 (共 6 本)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

总 顾 问：王道平 严小康
顾 问：叶泽驹 黄福泉
主 任：陈志伟
成 员：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陈志满 王海明 何环珠 周汉标

编辑部

主 编：陈志伟
副 主 编：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陈志满 王海明 何环珠
执行主编：周汉标
编 辑：胡海良 胡 磊 王润妃 刘天歌

目 录

第一章	小心地往外走	(1)
第二章	谁的城市在窗外	(12)
第三章	快乐背后是寂寞	(42)
第四章	谁的名字不必开口就在唇边	(63)
第五章	即使泪滴未干仍笑逐颜开	(81)
第六章	用水汪汪的眼睛看世界	(101)
第七章	人鱼公主的传说	(115)
第八章	赶紧幸福	(128)
第九章	女掌门的千千结	(142)
第十章	一场浮华一场梦	(157)
第十一章	不做有才华的穷人	(168)
第十二章	很远的现在很近的从前	(175)
第十三章	在路上	(182)
后记		(191)

第一章 小心地往外走

1

七月流火，白华一家顶着烈日在田里收割稻子。

差不多正午十二点了，母亲阴着脸，叫她先回家做饭。白华把两只脏兮兮的泥脚伸进河沟里鼓捣了两下，就逃也似地收工了。

白华半年前从县里的一所职业中专毕了业。这半年，被水深火热的田间劳作劳其体肤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还好像同母亲结了仇。母亲用“砍脑壳地”、“去死吧”这些最难听的话咒骂她，把白华的心都快伤透了。

可谁叫她不听话呢？

毕业后，白华的同学有的应聘到省城的酒店、宾馆、上市公司一类单位热火朝天地奔前程去了，有的去了广州、深圳甚至美国、加拿大闯天下。白华当然没兴趣像父辈一样默默无闻地守候身后这片一望无际的田野，也热血沸腾地探出脑袋向前路上的同学靠拢。可母亲却另有打算，她认为女儿的头等大事是趁年轻，有资本挑别人，赶紧找个好人家嫁出去，还私自收了人家几万块钱的彩礼，这可把白华郁闷坏了。

正午的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空隙射下来，落在乡间的卵石路上。白华提着湿嗒嗒的裤管，望着阳光在太阳花上不断变幻成夺

目的光芒，一点儿静，一点儿沉。眼前不禁浮现那一次恼人的相亲情景。

相亲地点在镇村之间的那条公路上。母亲领着她往镇的方向走，媒人领着男方朝村方向过来，这样他们就在路中央相遇，架势颇有点像地下党在搞接头。

男方个头没有潘长江高，长得没有谢霆锋帅，年纪可能还比白华大七、八岁。这显然和白华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相去甚远，不由得流露出爱憎分明的冷漠神情。

按照习俗，如果双方都没意见，男方就下聘礼将关系定下来。媒人催促白华的母亲说：“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喽，你要抓紧考虑。”

母亲劝白华说：“好看不能当饭吃，年纪大了知道疼人。”又说：“人家的爹当所长，好多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

“他爹当所长不能当一辈子，我们当农民也不一定一辈子修地球呀。”

“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工作，就只能一辈子在农村里做工。”

“妈，你就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农村就比别人低等，没有工作就抬不起头？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贵种！”

“女儿家大了就不好挑人家了，你现在是年纪小，不知世道艰难，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妈，你放心，没有谁家的女孩会剩在家里，我以后肯定不后悔，你可别见钱眼开，两万块钱就把自己的女儿给卖了。”

凭心而论，白华是个斯文秀气、讨人喜欢的女孩。一米五五的个儿，眼睛有点像混血儿，头发天生金黄色，看起来很时髦，皮肤更是白里透红。读小学时，老师叫同学们用“好像”造字，有个男生造的句子是“白华的脸好像红苹果”，弄得白华很不好

意思。读初中时曾被班里一位男生戏称作“小孤山”。因为苏轼的《过大孤山小孤山》中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之佳句。读职中时，每年生日她都会收到一张匿名的明信片，上面用洒脱的钢笔字写着沈从文的一段话：“走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很多次数数的云，喝过多少种类的酒，然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白华陷入思索。但她是个矜持的女孩，只会将那些初恋般的烦恼写进日记里。

可那显然还不是现实中理想的爱情，最多只是情窦初开的爱的萌芽罢了。母亲期待的金龟婿在哪里呢？白华觉得这样莫须有的期待实在是滑稽可笑。她想，得赶紧找份差事，别老在村子里晃来晃去，让母亲和自己都难受。

要找工作谈何容易？白华写信给几个月前就去了东海的闺中好友蔡夏娃，说在家呆不下去了，也要去外面吃香喝辣看世界。

2

白华麻利地把饭煮好，再把做好的鲫鱼汤、炖南瓜、辣椒炒肉放进锅里焖的时候，父亲、母亲都回来了。母亲的肩上还挑着一担新鲜的鱼草。这原本是白华的哥哥白天要干的活儿，但白天今天去了十几里地外的丈母娘家接他老婆。

白华做出很勤快的样子，接住母亲手中的扁担说：“妈，我去放草，你吃饭吧。”

母亲说：“你不气我，我就是给佛祖烧高香了。”顿了顿又问：“你哥还没回来吗？”

“还没呢。”白华小心翼翼地回答。自从上次相亲不果，白华生怕封建家长卷土重来，自己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在母亲面前总是摆出一副谨小慎微，听话顺从的样子。

“怎么搞的，也该回来了。”母亲边唠叨边向禾场上的压水机走去。她一把抓住压水机的水杆，从井里压出一汪清凉的水拍在脸上，然后拿毛巾将水珠擦拭干净。

白华偷望了母亲一眼，她发现母亲的脸在骄阳的曝晒后，显得异常憔悴而消瘦。

老实说，白华是既害怕又可怜母亲的。记得年幼的时候，有个不见星星不见月亮的夜晚，她扶着门槛上茅房。那时农村房子普遍还是木质结构，门槛起得老高，她一不小心就被绊倒在地，痛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跑过来安慰她。她只好委屈地起站起身来，拍拍灰尘。在抬头的当儿，却惊愕地发现不远处父亲正一言不发地拖住母亲狠命往外扔，那种架势完全像扔弃家中的小猫小狗。继而听见母亲嘤嘤的抽泣，就像黑暗中无助的微风。白华顿时害怕极了。

长大一点后，每当家中狼烟四起，她就觉得自己该拿出点主见来：“如其这样，嗯，不如离婚了吧！”但是父母亲一旦真离婚了又将怎样？她没想过。村里那些年轻的媳妇跟老公吵了架一般都要回娘家示威几天，要等“脾气大、还是蛮疼人”的老公低声下气骑了单车去求她们，才得胜似的班师回朝。母亲吵架后一般情况下只会在田垄边走一圈就偃旗息鼓地躲回房间，最具革命精神的斗争方式就是一餐、二餐不吃饭，第三餐饭的时候就红着眼圈走进厨房。白华的外婆在她母亲几岁时就难产死了。这条软肋像恶梦般纠缠了母亲多年。“倘是你外婆在……”说到痛处，母亲就会黯然泪下，泣不成声。

白华听说母亲有一回生产后回娘家坐月子，哥哥不在家，嫂子变着戏法儿撵她。一会说：“你们家男人咋还不来接你呀。”一会又说：“好像来了，刚才俺看到有个挑担的好像是他呢。”但母亲却十分注重维护娘家的尊严，从不提自己在娘家受到的冷遇。

她觉得母亲真的挺不容易的，要应付丈夫的冷淡，婆媳的不和，妯娌的纷争……种种寒冷，种种悲伤，种种恶俗，就像乡里女人的宿命，挣不断，摆不脱，化不掉。

“华儿，你过来。”白华往饭桌上端菜的时候，听到母亲在楼上大声叫唤：“你看你晾的衣服，把女儿家的内衣挂到男人家的衣服一堆，丑不丑！女儿家的衣服莫晾在男人衣服前面，要背时的。”母亲喋喋不休地数落着。

白华立刻面红耳赤起来，三步并着两步地飞奔了过去，含羞抱愧对晾在铁丝上的那些飘着水珠藏着古老暗语的衣裳们进行资产重组。

白华家住的是一栋二层的小洋楼。站在二楼的平台可以尽情饱览农村田野的美好景色，也可以观察到隔壁叶青家的生活细节。

叶青初中毕业后跟镇上的理发师学理发，学成后在村头开了一间理发店，像个城里姑娘一样，十指纤纤，彩裙翩翩。

叶青此刻站在禾场同一位青年男子娇滴滴地说话，时而发出咯咯的笑声，仿佛刚下蛋的母鸡。看到叶青的时候白华想起泰戈尔的一句话：“造物主创造男人的时候，他是一个校长的身份，他的袋子里装满了戒律和原则，可是，他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却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变成了一个艺术家，手里只拿着一只画笔和颜料”。叶青是村里出了名的美女，肤色白里透红，水灵灵的大眼睛总是忽闪忽闪，特别是那眼角的鱼尾纹更让她拥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万种风情，于是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名叫“太平公主”。

今天的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太平公主”也积极响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踏上了传说中的相亲之路。她的相亲对象是镇邮政所的工作人员。农村里有“女儿才子命”的说法，白华也搞不懂这话到底是啥意思，反正女人们都这么说。村民们有的羡慕叶

青命好，有的酸不拉矾的说叶青胆子大，性格热情，做事主动。叶大妈没听出话里的门道，还煞有其事的总结道：“咱家的女儿都是干干净净嫁出去的。”叶大妈的话惹得左邻右舍偷笑不已：“莫不是谁家的女儿会生了一堆再出嫁不成？”

母亲瞅见叶家的热闹，便对白华挑鼻子挑眼：“我看你这书是白读了，人家青儿只读了初中，都还找了个像模像样的人家。”

“妈，我怎么能跟她比呢？”

“都不知道你要找个什么样的，我当初就说了，女儿家读那么多书干啥，横竖学门手艺要比现在强。”

“你就莫瞎操心了，我很多出去打工的同学现在都混得很好，我也想去。”

“反正我和你爹都不能养你一辈子。”母亲叹了口气，就奔下楼去。

白华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电话却在此刻警报般地响起。有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缭绕：“很久不见十分想念，放一段你最喜欢的诗句，希望它能带给你美丽的心情。”紧接着电话那头就传来席慕容的句子：“在陌生的城市里醒来，唇间仍留着你的名字……”

胡诗鸣！白华的脑海里跳出这个名字。胡诗鸣是她的中专同学，听说毕业后去了东海，在一家港资企业发光发热。

白华的脸，微微地红了。

3

白华放下电话走下楼，看见白天茸拉着脑袋，蹑手蹑脚地推车进了大门，好像一个战败国的士兵。“哥，你回来了，他们怎么样？”白华问道。

白天没精打采地脱掉了西装和皮鞋，闷闷不乐地说：“还是

不肯回来，唉，不怪她，怪我没本事，不会赚钱，养不起她。”

白华看到白天脱下的皮鞋上沾满了泥巴和灰尘，仿佛哥哥此刻沮丧的心情。那件西装，是哥哥最体面的衣服，可是仍然只带给他嘲笑和奚落。尽管哥哥西装革履的去了，人家依然不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吧。

“哥，你的脸怎么啦，他们打你了？”白华看到白天脸上若隐若现的手掌印，心痛地问。

白华说的不错，白天是捂着火辣辣的耳光离开丈母娘家的。白天被妹妹这么一问，喉咙里突然咳出一声奇怪的声响，一行清泪奔了出来。

“哥，你也太老实了，你要还击他们，不能让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懂不懂。”白华又气又恨，数落道。

兄妹俩站在禾场说话，拴在铁门外边树桩上的老黄牛“哞哞”地朝他们叫唤。老黄牛眨巴着眼睛讨好地望着主人。好像只有牛才善解人意，人还不如牛呢，白天的眼圈又红了，说：“牛郎都能讨个织女，我白天咋就运气这么背。”

白天当过兵，从部队退伍那年在镇人民政府当了一名司机，后来碰上政府裁员，他就到建筑工地背钢材。白天当司机那年娶了媳妇，背钢材这年媳妇从广东回来，看家里什么都不顺眼，三天两头跟他吵架，还带着儿子回了娘家，并且一走就是一年，很强大地打破了全村妇女逗留娘家的光荣记录。

“哥，她不回来就算了，反正回来了，也是闹得家里鸡犬不宁。”白华愤愤不平地道。

“你们都不饿吗？都不来种饭吗？”母亲在厨房里大声地说道。湘北农村，生气或骂人的时候，就把“吃饭”说成“种饭”。

兄妹俩只好走进厨房，母亲在灶堂给自己煎中药，灶堂里浓烟翻腾。母亲一边眼泪横流，一边长吁短叹：“砍颈子打命颠的，

就是想尽办法害我。”母亲像是骂灶烟，又像是在骂人。她显然已经听到兄妹俩的对话。

这顿午饭吃得很是沉闷，压抑。每个人都把脸埋在饭碗里，好像恨不得被米饭掩盖。空气中只有嘴巴吧嗒的声音，还有筷子和碗碰撞的声响。

良久，母亲说话了：“现在也别想太多，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我就不信你自己的儿子以后还能不认你。”

白天喃喃自语：“这是啥意思呀，不回家，没个信，又没个话，去她家大半天水没喝一口，还挨了一巴掌。”

父亲也叹气道：“她不回家，也不提离婚，看来是瞅准让我们先提了，她好名正言顺问我们要赔偿。”

“还真会打她的如意算盘，简直是做梦。”母亲驳斥道。

父亲说：“也怪当初看走了眼，就信了那媒婆子的花言巧语。”

大家不再做声。

吃完午饭，母亲到园里喂鸡食去了，父亲挑起青草去给鱼食。白天挨不挨打，这跟日常生活和劳动没什么关系，情绪是生活以外的东西，有了情绪自己消化掉，一旦说出来就好像是很别扭的事情了。

父亲出门前，想了想，回头对白天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看你还是去东海打工算了，反正在家里也挣不了几个钱。”

白天点点头，走出门外，隐隐听到隔壁叶青家传来唱歌声：“有心恋郎不怕穷，冷水泡茶慢慢喝。”

“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白华叹道。

4

割稻就是跟太阳赛跑。清晨太阳还没升起，大地沉浸在睡梦

中，村民们早已倾巢出动。到中午十二点多钟，日头猛烈，晒得人眼冒金星，大家就收工回来。下午则要等到三、四点钟，日头稍微西沉了才出工呢。

母亲喂完鸡食就去缝被子。自打儿媳妇闹革命回了娘家之后，原本分家出去的儿子只得搬回家住，他的一些生活琐事，诸如吃饭、洗衣、铺床以及洗了棉被再缝起来之类的事情，也要重新麻烦起他这个母亲来。

母亲半跪在凉席上穿针走线，突然右手紧握的绣花针，离开指挥，顽劣地调转方向直刺她的左手指尖而去，霎时，暗黑色血珠从手指渗透出来。母亲一边吮吸手指，一边破口大骂：“娼货，不安好心的。”母亲咬牙切齿的态度，好像那个不安好心的娼货便是这一场疼痛的来源。

白天坐在堂屋，吭哧吭哧地啃起甘蔗来。堂屋的墙角摆着两捆硕果仅存的甘蔗，好的都被父亲拿去卖掉了，剩下的都是些甘蔗尾，有的还被虫子光顾过。

白华觉得有点无聊，索性踱出家门，在村公路上遛达起来。公路两旁都是人家，农忙时节，各家各户的禾场上都晒着稻谷，堆放着稻草。有的家门前却长满杂草，门口挂着一把大锁。不用说，那都是青壮年外出打工，家中只留下老人留守阵地，禾场自然就跟老人一样冷清了。

白华对着禾场出神的时候，猛听到有人在背后喊：“白华，你的信。”

“是吗。”白华欣喜若狂地转身。

信是蔡夏娃写的。那个文笔好像不咋样的蔡夏娃，一到东海，竟然摇身变成某时尚杂志的记者。她说：“东海到处都是机会，这里很神奇，你想来就来吧，别把大好光阴浪费在那片光秃秃，没有希望的庄稼油菜地里。”

白华看完信激动万分，赶紧跑回家翻箱倒柜，把身份证、毕业证和读书时的各种奖励证书找了出来。根据蔡夏娃的经验，这些证件都可能为日后找工作加分。

母亲对白华说：“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你是个女孩，在外面一定要稳当点，凡事都要多长个心眼。”

白华点点头，她知道自从善良的村民们披荆斩棘地开辟了那一条“东海淘金”线路，村里那些颇有几分姿色，胆子又大的妇女们开始成群结队往外跑。在东海，女人赚钱似乎远远要比男人来得容易。女人们穿金戴银的回来，积极向人炫耀工作成效，又说在外面租房住。为什么要租房住，厂里没地方住吗？她们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这些问题让大家绞尽脑汁，费尽猜疑。

从前找丈夫要钱买草纸都像犯错误，忐忑不安的妇女们，家庭地位直线上升。当然也有心野了，心大了，贪恋外面的花花世界的，回来就把没用的丈夫一脚踹开了。就像白华的嫂子目前也极有这种征兆。

有一段时间，村里的后生中间还流传着“讨媳妇，到过东海、做过发廊的不要”的话。村里的小学生互相谩骂，最解恨最恶毒的话就是骂对方的娘是“鸡”。

也有人不以为然，说：“都什么年代了，现在是笑贫不笑娼，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人们从邮政所取汇款时热血沸腾的表情足以说明，东海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是一个弯下腰就能捡到钞票的地方，“你看谁谁谁，头发少了说话多了，肚子圆了派头大了，存折至少50万了吧。”大伙打趣说。

叶青相亲的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满以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却因为对方家长打听到，叶青曾经去过东海并且在发廊做过，很怀疑这个女孩的贞洁，态度忽然变得暧昧、模糊、拖延起来。

叶青等待几天没有见到发榜结果，知道自己已经被宣告失恋，赌气要跟白华去东海。她对感情一直有一种执着的向往，如果没有了感情，她可能会随便抓住一棵草，然后摔得一塌糊涂。

安妮宝贝说，一个女子的寂寞就是这样不堪一击，如果一个男人对我伸出手，如果他的手指是热的，他是谁对我其实已经不重要。

叶青守住感情贞操的唯一方法就是远离寂寞。

第二章 谁的城市在窗外

1

别人的下班时间是蔡夏娃的看风景时间，她的风景不是东海市的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而是有钱男人和土著女人。每次看到那些故作骄傲的女人钻进各式昂贵的轿车，扬长而去。蔡夏娃心里就发出阵阵冷笑：“总有一天，我要站在这座城市的高端，睥睨俯视这一切。”

蔡夏娃在东海的第一份工作是流水线的普工，不到三天她就出来了，那不是她呆的地方。蔡夏娃的眼睛是长在脑袋顶上的。

蔡夏娃出厂后在女老乡露露那里玩。蔡夏娃记得露露以前不叫露露，所以乍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笑得差点要喷饭，说，真是好风尘气俗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像旧上海夜总会里交际花的艺名。露露却不以为然，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露露原本有个安分守己的名字叫晓青，自从她来到东海，并且在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一千零一夜酒吧工作后，她就学酒吧里的小姐妹，给自己取了个风情万种的新名字，并且还找人做了一张叫露露的假身份证，跟男人们打情骂俏的时候她都说自己叫露露。露露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每天都在凌晨三四点钟回来。蔡夏娃在她那几天，刚好碰上她领薪水，看着她拿着一叠面额一百元的人民币，用手指沾着口水慢慢地数，蔡夏娃那双长在头顶的眼睛就发出狼